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五

異兆門下

張洎破瓜

呂洞賓仙翁多遊人間自言呂渭之後渭四子溫恭
儉讓讓終海州刺史仙翁乃海州房張洎家居忽有
隱士通謁乃仙翁姓名洎見之索紙筆入分書七言
一絕留題頗言將佐鼎席意末云功成當在破瓜年
俗以破瓜為二八洎果六十四乃其兆也

出楊億
談苑

盧杞宰相

類五

唐盧杞未第遇仙嫗曰麻氏以大葫蘆如二石甕令
杞乘之騰入霄漢至一處曰水晶宮太陰夫人問以
三事曰公有仙相能居此宮乎能為地仙時一到此
乎能為中國宰相乎公願何事杞曰願為宰相夫人
悵然遣還後杞果相德宗

出西京記
及神仙傳

德璘巴陵

貞元中有鄭德璘者每歷洞庭湘陰遇一叟嘗以松
醪春飲之因悅嬿賈韋氏女以紅綃題詩戲贈後韋
舟沒於洞庭德璘作詩弔之云洞庭風軟荻花秋新



沒青娥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汀上有輕鷗
至誠感應詩達水府府君曰誰是鄭生所愛主者見
紅綃而語府君府君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宰况昔
日有恩義相及不可不活爾命乃令携常女逆鄭生
推墮一池中沉浮困溺時三更德璘未寢忽覺有物
觸動舟遂秉炬照見衣服采繡似是人物驚而拯之
乃章女也德璘喜駭良久女乃甦及曉方能言云府
君感君而活我遂納爲室感其異也後五年德璘當
調集謀醴陵令常氏曰不過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

類五

二

以知之曰昔水府君言是吾邑之宰洞庭乃屬巴陵
此可驗也德璘誌之果注巴陵後府君贈鄭詩曰昔
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爲報
珍重長沙鄭德璘於是乃悟府君乃昔日老叟耳

奇異傳

寇相毀廟

寇相準年十九蘇易簡狀元下及第知巴東縣縣舊
有一廟不知其名舊令尹嘗夢其神泣告之曰宰相
將來吾不敢居此雖強留必不容也令曰宰相何人

神曰他日當自知不敢預告及寐與同僚言之不數日邸吏賚狀來乃寇爲之代果以廟無名圖牒所不載而毀之噫廟之毀去神固知之而寇之爲相已兆於此矣神謂留必不容蓋亦知寇公之正直也

出青瑣

張誼赤光

進士張誼自鄂州來赴舉南省試罷榜未出間嘗與僑輩游飲于市偶一人前揖張曰先輩便當及第然宜保惜頭上二赤光光在公無事光失則公亦不免慎之忽不見後張果及第既受官到任官長有赫連立乃二赤光也不久赫連立卒張亦以事去官迺知事皆前定不可以智力免

出青瑣

韓澈靈語

乾元中韓澈授隴州吳山令素與宇文覲辛稷善並隨澈至吳山讀書令廳前有大槐覲稷行樹下見一孔甚潤澤中有青氣昇爲雲乃命掘之得一塚塚中有棺棺中有齒髮及骨因令收之以新棺殮葬諸野後靈語云是晉將軍契苾鏘戰死葬此塚近馬廐欲求遷改不可得今明府恩及幽壤甚厚然創造此謀

是宇文七及辛四幽冤感戴豈敢忘之幸不久見將及第榮祿足光其身宇文命薄无位雖獲一第終不及祿且多危難吾當救其三死若或爲正官則雖我亦不能救言畢乃去覲家於岐山久之鏑忽空中語云七郎夫人疾亟適已往救可無懼也後慎無食馬肉須臾報至如所語會莊客馬死以肉饋覲覲忘其言而食之霍亂幾死鏑云何故違約也遂疏方令服卽愈後覲還吳山會岐賊僭偽覲素有名被署爲中書舍人賊平覲等繫獄鏑語覲妻云七郎犯事我爲

類五

四

求請事已解矣有劉使君至卽得放出尋而詔以劉晏爲刺史晏奏賊徒黠污名賢臣至州日乞一切釋免上可其奏晏至悉放之覲旣恥爲賊污還家歲餘呂崇賁爲河東節度奏覲爲左衛兵曹河東書記勅至覲甚喜受勅拜蹈一奴忽仆地作鏑靈語歎息久之曰向謂汝勿作官何故受之此度不能相救矣覲云還之如何荅云受畢何可還千萬珍重後四月覲遇暴卒昔王充論衡有曰凡人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

其貧賤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失其富貴以
宇文覲觀之其言豈不信哉

出廣異記

琴僧江湖

李虞部叟知常州武進縣日有浙僧原式善鼓琴夏
五月忽告辭往潤州金山寺去留之不諾曰原式起
江湖之興遽雇得一村童已遷衣鉢就舡矣因與書
令達州牧崔屯田郡倅王持正既而原式至彼便辭
郡守在金山寺宿日已暝矣館于下閣是夕揚子江
颶風驟起鼓浪沃岸逡巡濤勢崩騰忽忽若有火焰

類五

五

飛於波上漲高數丈至寺之中其下閣楹柱欄楯逐
浪而去原式村童寂無影嚮次日風浪漸息有一漁
者撐舡傍北岸遙聞葭菼中有人呼之聲往視之乃
原式之村童漁者遂載之歸寺僧異其事送州牧州
牧牒送晉陵時郡中僚佐咸觀之皆言事不可測彼
僧言有江湖之興隨暴流而逝可矣彼村童者年始
及冠於巨浪之中若一葉焉果有神祐之歟是无江
湖之興歟以是推之萬靈中各有定分信矣

出該聞集

狄公默祝

狄武襄公青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名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中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待我救羅漢庶幾後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眾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甦乃舉其屍出水數斗而活其後無人知者公沒其子諡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言此元祐十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語及之信乎人之富貴皆前定也眉山蘇軾記

出東坡集

類五

六

文公出廳

王文貞公旦知臨江縣時獄有死囚公一夜不寢思以計活之方五鼓空中有人喝直更連起相公出廳斯須果開門昇廳急呼囚問之其爲相之兆已見於此時矣先是公之父中令晉公祐嘗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因手植三槐於庭以待之晉國知制誥二十年最號淹遲歷仕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不容及文貞知制誥與父相去不十年入西掖墻壁間父翰墨手澤猶在長城錢公若水風鑒最

高與公同直史館常曰王子明旣貴且壽吾進用雖在其前皆所不及也東坡嘗作三槐堂記叙其事曰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以是知天之果可必也文多不載

出朝野雜錄并

東坡文

歐陽求退

歐陽文忠公慶曆末水宿探石渡舟人已寢湖平月黑公滅燭將寐微聞呼聲曰去來舟尾有荅者曰今

類五

七

夜有參政舡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爲携至公私念舟尾逼浦且無從人必鬼也通夕不寢五鼓岸上獵獵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有且行且荅者曰道場不清淨且无所得而歸但多嗟恨之聲公甚異之後半月遊金山與長老語之曰是夜有施主携室至方拜忽思臥遂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眾皆恐乃公宿探石之夜其後公果以參知政事除蔡州鏡於求退者亦其前知也

出夜話錄

鄭咸中允

鄭咸太原人當劉繼元拒命咸家苦於兵父子離散咸仗一劍而奔一日渡水舟覆同載者皆溺聞空中有人指呼曰救中允旣而咸得岸不死然不知一舟中有一不死者幾人中允謂誰也旣抵温州定居舉進士後爲武寧幕以太子中允致仕卒始悟空中之言中允爲已也事之前定益可知矣

幕府燕閑錄

賈林侍御

唐德宗欲西幸有知星者奏云逢林卽住帝曰豈可令朕止於林木間及奉天尉賈隱林謁帝帝以其名

類五

八

叶星者所奏召於臥內隱林陳攻守之策且奏曰臣昨夢日墜於地以頭戴之帝曰此來乃已前定遂拜

隱林侍御史 出廣德神異錄

董齊醫畫

董羽江左人善畫水太宗作端拱樓命羽四壁畫龍水羽極其精思半年乃畢羽時爲翰林藝學意望功賞太宗一日與嬪御登樓皇子尚幼遙見畫壁驚啼不敢視命亟污漫之羽遂不獲賞又有齊繼邕者善爲小兒醫初爲翰林醫學忽皇女有疾呼之切脉皇

女見人衣綠輒驚宮人遽以緋袍蒙之而入尋以白
于上卽賜緋嗚呼畫師醫工皆技也皇女皇子皆貴
也董羽以之而无賞繼豈以之而賜緋得非命矣乎
出唐宋遺史

士寧得道
李士寧蓬州人語默不常或爲得道嘗見東坡於成
都曰此子貴當爲制策舉首已而果然自非數有前
定烏得而知之哉

范諷三品

類五

九

范諷給事少縱酒落魄一日醉臥兗州堯廟殿中僕
使掖帟已死矣經一日而蘇言始爲二紫衣吏所錄
引入官府立庭下有大官據案怒目而責之曰堯之
爲神孰不知敬子爲儒者敢褻慢之諷但謝罪而已
顧有司使付獄治之有吏自東廊捧簿而上曰諷當
爲三品官壽限尚遠大官者遂震呼戒而遣之使一
吏伴送歸經廊間於窻隙中間敲朴苦楚之聲窺之
但火焰洪然聞聲而不見其人又至一處窺之見通
天銅柱及縛金師子數十皆瞑目垂舌似不任其億

問其吏低語曰此歷代好殺之人并殺降之候遭害者受生已盡則釋去然去人天之位尙賒矣未幾而醒矣

出幕府燕閑錄

洪濤辟官

洪濤字元賓南康星子人父亶爲都官郎中除王府教授濤以太廟齋郎補學生好學惇固似有不能言者熙寧三年登進士第爲石州法曹參軍一夕夢得官畫卷若除目內有某年月日都官郎中洪亶卒某年月日石州司法參軍洪濤卒旣覺神情勞落遂乞

類五

十

侍養至京師亶卒不踰夢中之日然濤期亦近乃急扶柩歸南康居一日有吏卒數人叅見言迎赴新官濤曰爾誤矣我方在憂苦中豈有赴官之事吏曰非誤太山辟君權判官天符已下不可移也然不過半載却還未幾濤卒亦不差夢中之日時濤妻徐氏胎已數月半年而生男酷肖濤云

出幕府燕閑錄

孔公新廟

彭城都靈應天王祠在子城上西北隅唐節度使李愿元和中建至孔給事道輔應舉時與馬僅周濟同

謁卜科名擲琰三人皆得吉兆而孔三擲之皆同又
曰他日合來鎮此藩者常再得吉兆惟孔公得之後
果諫議大夫知徐到治未久卽新廟貌及落成苦祝
文未能暢意竄改久之會顏涓之來謁公卽命代筆
其警句云裴寂昔年曾乞華陰之夢子房今日果如
圯上之言孔公激賞曰神當恭以享斯言矣

同前

栢閣行者

錢若水家居新安於栢閣院獨居一室院僧襄公有
小行者時來室中翻亂文字點污筆硯乃白襄公請

類五

七

拘而笞之襄公曰此王氏子少孤不答苦錢曰不然
日授之以經可禁其擾人初授五行曰太少自十行
至一紙以至一卷才經目便出走戲如初七日誦一
部後一月授華嚴經八十卷忽一日上樹而去至夜
不下竟不知所在後七年錢入洛陽逢勅葬一內人
扶柩者四十輩錢於馬上忽認見其行者青巾布衫
錢乃下馬使人召之欣然而來公曰向栢閣何適今
乃爲此賤役笑曰時云嵩山本欲念卻大藏經恐驚
於人公相之曰君異人也請盡言之行者曰世間如

某輩者千萬人人自不識公有仙風道骨可惜作官此去甚達然終不至宰相惟忌爲御臺官必不久又問壽如何曰轉官遲則壽亦遲言訖而去後錢公自布衣至兩府改登州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嘆曰王行者之言至矣心惡之果於是年十月二十三日暴卒時咸平六年也享年四十四夫祿壽脩短其數前定則不可改知命君子委心而任之可矣

出秘閣閑談

世則首冠

王世則韓見素趙諫同謁陳希夷世則詐爲僕隸拜

類五

三

堦下先生笑而降階曰侮人者自侮也揖世則使坐諸生之右曰將來君獨首冠諸公盡在此會也明年世則舉進士果狀第其餘俱列于次以此益知科名之前定也

出陳希夷傳

延卿職官

郭延卿洛陽人以文行稱嘗與呂蒙正張齊卿謁陳先生搏搏曰呂先輩當狀元及第位至宰相張先輩科名雖行間而福祿乃過於呂獨不言延卿它日謂張曰惜哉郭君祿薄須俟呂作相始得一命張作相

乃得職官耳既而呂果登狀元第及作相薦延卿校書郎張果在行間及作相深念延卿潦倒語其子宗誨曰爲我草一奏薦延卿京官翌日造朝遽索奏劄而宗誨誤書京爲職字後盡二日降詔果止得職官希夷之言不啻目擊信乎命之前定不可易也

同前

仲宣不出

許仲宣諫議罷成都牧致書於陳搏先生問以休咎先生令人代答云諫議此去更不出未幾而仲宣卒蓋先生知其將終而不復出也

同前

類五

張生得官

三

唐兗州鄒縣有張生者忘其名字貞觀十六年欲詣京赴選途經太山謁廟祈福張遍看神象至第四子見其儀容秀美祝曰但得四郎交遊何用仕官行數里忽有數十騎至曰四郎拜謁人曰兄今歲欲赴選未合得官且途中有災張不以爲然乃別去才百餘里果被賊劫乃默祝曰四郎何不相救有頃果至盡追捕之四郎曰兄還於此相呼其年果不得而歸信乎一官皆先注定不可妄得也

出冥報錄

文叔遇俠

林文叔字野夫興化軍人治平間遊上都寓甘泉坊後巷貧甚幾不聊生比隣一孀婦年三十餘朝肩故衣出售暮卽歸居之對門有茶肆文叔多坐其中婦人亦時來飲茗時初冬文叔尙衣暑服婦人憐之乃以全體之服與之月餘雪寒又以一衾遺之數日又以錢與文叔文叔愧謝婦人曰人有急難而不拯者非壯義士也後遂與文叔爲婚問其姓氏祖先皆不荅二歲育一子一夕同寢中夜失之文叔驚起燭以

類五

古

尋之杳然不見其戶牖則如故俄自天牕而下手携紫囊冒插匕首喘猶未定婦人曰與子別矣子以視我爲何等人吾在仙鬼之間者率以忠義爲心吾居此十年者吾故夫爲軍使枉殺吾久欲報之吾上訴天下訟陰方得旨囊中取其頭示文叔曰此吾戮其神也執文叔手戀語曰吾觀子之面與氣祿甚薄有祿則壽不永宜切戒之可貨宅携歸故鄉溪山魚酒醉臥一生足矣何必區區利祿哉言訖躍出文叔依其言而歸壽八十餘而卒以此知祿薄而貪冒僥倖

壽必不永錄之可爲浮躁者之戒

出翰苑名談

張九哥燕王遇張

張九哥不知何地人慶厯間遊京師人皆言有道者燕王嘗以酒與之一日詣門見王取疋帛重疊剪爲蜂蝶隨剪飛去或集王衣或聚美人釵髻王甚悅少選九哥曰恐失王帛乃呼之一一皆來復爲羅一端王異之因問曰吾壽幾何曰王壽與開寶寺浮圖齊堅乃飲之以酒而去後浮圖災王亦薨由此知壽天固有定數而物亦不逃乎數也

同前

類五

五

溫裕喜鵲

孔溫裕嘗以諫事貶郴州司馬久之得其兄尙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辟作御史日望勅下又報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未有的耗一日喜鵲鳴於庭乃祝之曰願早得官鵲乃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補闕二字極異之未幾果除此官

同前

薛珽注壽

天復末薛珽蜀人也性好善而不貪嘗於南斗北斗堂燒奏後泛南海遇風吹抵一山遂登之是一宮殿

有一赤衣使者曰非薛珏乎珏曰然使者引入宮見一人升堂而坐使者曰拜真君真君曰子來何遲命使者引入學士院遂至一苑題云選真國學士院珏曰何爲選真使者曰子居大唐一國耳珏見一案有報命童子檢之童子取報狀云大唐所生益州有幾復何姓名命追益州護皇杜克克曰所生計百居蜀者有十八五人爲宰相二人直翰林三人充諫官旣去珏求真君取生祿簿注珏一百歲送珏登舟順風至姚州後歸蜀珏後果得一百歲而害貧益不於真

類五

六

君前乞富貴爾

出寶仙傳

僧知宿命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跡甚多能知宿命予群從文通者人多言其不壽一日問捷捷曰公更三年爲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爲地下職仕與楊樂道待制聯曹公此時當衣衰經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前夢見楊樂道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數年果爲學士而丁母喪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捷忽使人與文通決別文通急往見之捷驚曰公大期

在此月何用更來宜速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遍別骨肉是夜無疾而終以此知萬事無不前定也

出筆談

僧遇異人

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遊鴈蕩山見一人衣布襦身輕若飛心疑異人謂道親曰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後九年當有疾可持吾藥以獻此藥人臣不可服乃探囊出一丸如金錫曰龍壽丹也又謂曰明年歲當大疫吳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勉修善業當免此患又

類五

七

出一栢葉與之道親卽食之老人曰定免矣至癸亥六年夢老人曰時至矣何不詣闕獻藥遂惶懼詣秀州具述本末州詣省獻之未數日上果不豫乃使道親詣鴈蕩於初遇處焚香而還上尋康復謂輔臣曰此但預示服藥兆耳其藥在彰善閣當時不曾進御

出筆談

釋氏宿因

天竺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嘗至毗羅國遇一長者育子曰羅侯羅多隨師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記此子當

五百年後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遂與剃度
卽第十六祖也傳法眼至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嘗行
到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尊者入見其王
鳩摩羅多開關延接尊者曰昔世尊記云吾滅後一
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元化今汝值吾應
斯嘉運於是鳩摩發宿命智出家付法又至第二十
二祖婆修盤頭時有一羅漢名賢眾至羅闍城毗舍
法家謂其人曰汝婦懷聖子當爲世燈慧日然必生
二子一名婆修盤頭二名芻兄昔世尊在雪山修道

類五

六

芻尼野鵲也巢於頭上佛記云汝至五百年生羅闍
城毗舍法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產二子
婆修盤頭卽其一也自是法衣相傳至二十一祖不
如密多者南印度德勝王之太子也旣受度得法至
東印度謂其王曰此國當有聖人繼我是時有婆羅
門子年二十許勿失父子不知名氏自言瓔珞故人
號瓔珞童子尊者見之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劫
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
事蓋契宿因尊者曰此童子非他卽大勢菩薩是也

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度一人緣在震旦四
五年卻返此方遂以宿因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卽
第二十七祖旣得化法至南印度彼王三子其季菩
提多羅遂爲法嗣改名菩提達摩尊者謂曰汝未可
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卽六
祖之第一也尊者演說八偈皆預識佛教隆替後皆
符契嗚呼釋氏號爲空門以解脫爲法宜乎超出於
造化之外非數世之所能拘然其興衰隆替猶有前
定觀其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化南印或度震旦如
來皆密記之而後无不驗孰謂區區世俗而可逃乎
出傳燈錄

類五

九

釋氏留難

天竺第二十四祖師子比立姓婆羅門旣傳正法眼
藏於婆舍斯多卽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羅難非久
遂以僧伽黎衣付之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
直抵南天尊者以難不可苟免獨留罽賓國時此國
有外道二人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爲釋子潛入
王宮事敗王怒乃破毀伽藍祛除釋衆王自秉劍斷

尊者首涌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墜地七日而
終至第二十七祖謂菩提達摩曰吾滅後六十年佛
法有留難水中文布自降之逮尊者順世達摩演法
化被南天聲馳五印果六十載值異見王輕毀三寶
達摩念波羅提與王有緣乃謂曰佛法有難汝宜往
救波羅提乃見王廣說法要王心開悟悔謝前非師
言水中文布卽波羅之度語也達摩心念震旦緣熟
行化時至乃辭王曰吾去非脫一九卽回達摩汎重
溟達於南海宕梁普通八年丁未歲見武帝不契潛

類五

三

回江北屈於洛陽當魏孝明太和十年時傳法於慧
可大師恰九年矣欲西返天竺乃告慧可曰吾滅後
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遂端居而逝慧可大師
當第二十九祖乃震旦之第二祖也後傳法衣于僧
璨大師旣示以偈又告之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
可行化當有國難昔達摩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
雖吉外頭凶吾校年代正在于汝師遂隱於舒州皖
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毀佛法師居處无常人无知者
遂免於難心中吉蓋周字也嗚呼屯厄危難在佛法

猶有定數雖佛之神力知而不能救信乎馮道之言
不誣也

出傳燈錄

六祖遇難

六祖慧能大師范陽人姓盧氏盧行者是也傳信衣
與法於洪忍大師初達摩云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
傳自魏孝明太和十九年至唐先天二年恰當其數
於是慧能大師曰吾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汝
不付其衣將示寂或問後莫有難否曰吾滅後五六
十年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裡須

類五

三

殮遇滿之難楊柳爲官至開元十年八月三日夜眾
聞塔中有聲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果見師頸有傷
具以賊聞時縣令楊侃刺史柳元恭得贖擒捉其賊
人姓張名淨滿受新羅僧錢令取六祖首供養師之
所記至是皆驗此豈非前定事歟

同前

六祖遇難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五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六

夢兆門上

呂錡射月

魯成公十六年晉楚戰鄢陵晉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泥亦必死矣及戰錡射其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豉以一矢反命嗚呼周禮春官大卜掌三夢之法卽三代之夢或占而辨之也夏曰致夢商曰箚夢周曰咸陟致之言至也箚之言得也咸陟言皆得也謂神所至皆可得而占之也呂錡之夢固甚異而占之者不亦妙乎

出左傳

穆子號牛

穆子初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食而宿焉適齊娶國氏生孟丙仲王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貌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遂以爲豎有

寵長使爲政由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

出左氏

公孫亡曹

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官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謂待公孫疆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疆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疆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曹伯背晉而好宋人伐之執曹伯陽殺之曹遂亡嗚呼

類六

曹伯陽之與叔孫豹禍由二人而皆徵發於夢豈非命已前定乃憑夢而效靈歟李蕭遠謂吉凶成敗各以數至信矣

見左氏

蔡茂三禾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仕建武中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慶之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卽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衰職有闕君

其補之旬月代戴涉爲司徒乃辟賀爲掾昔黃帝問岐伯曰夢者爲何岐伯之對以神氣發越精識感通有吉夢之殊祥而釋氏以四法判夢亦有善惡之先兆其意謂命已前定往往兆形於夢寐之間詎不信哉

後漢

王濬三刀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爲廣漢太守嘗夜夢懸三刀於臥床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遂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賀曰於文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

類六

三

益州乎及賊張洪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益州刺史東坡詩有不美三刀夢蜀都正謂此也

出晉史

周勤晝寢

賈充字公闔晉初伐吳時充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帳下都督周勤時方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及覺聞失充乃出尋索覩一逕卽所夢之道果見充至一府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責充曰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何闔鸞也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虞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言畢

遣還後少子賈謐與賈后謀敗果戮之西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皆如其言

見晉史

周宣占驗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妙於相夢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至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時黃巾賊起宣曰杖以起弱藥以治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果然文帝問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宣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曰夢者意也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畢黃門奏宮人相

類六

四

殺無幾其餘効甚多具見本傳

見三國志

陶侃天門

陶侃嘗夢生八翼飛上天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入門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臂猶痛後位至八州都督潛有窺竊之心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晉史

彥回著具

褚彥回少時嘗夢人以卜著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薨年果四十八

見南史

慶之疋絹

沈慶之嘗歲旦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
度疋而謂人曰老人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
度無盈餘矣及薨果年八十嗚呼死生有命子夏嘗
言之矣觀彥回慶之夢臺釐不差謂修短非前定可
乎見南史

慶遠褥席

柳慶遠字文和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
尉以褥席是賜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

類六

五

必光我門族後慶遠果繼世隆焉南史

伯玉腋翅

荀伯玉廣陵人齊高祖親待之嘗夢上廣陵城南樓
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逐視
城下人頭上皆有草奉始時又夢高帝乘舡在廣陵
北陌兩腋下冇翅不舒問何當舒曰郤後三年伯玉
夢中自謂呪師凡六唾呪之有龍出腋下翅皆舒還
復歛元徽二年高帝破桂陽五年廢蒼梧王謂伯玉
曰卿夢今且効矣南史

吉瞻鹿皮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人嘗夢得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蒞己九及天監二年進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心甚惡之果遇疾卒于郡

南史

鮑泉朱衣

鮑泉字馮岳侯景之亂被殺於江夏沈其屍於黃鵠磯初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血而沈於江悉如其夢夫夢之說多矣周官有六夢之辨洪範有

類六

六

三朋之占周宣謂夢出於意衛玠謂夢有於因獨釋氏以四法判之有善惡先兆之證繇斯之說以驗吉瞻鮑泉之夢其理尤爲殊勝矣

南史

豆盧名亭

豆盧署本名輔貢貞元六年下第以文謁信安郡守鄭式瞻甚禮之謂曰子複姓不宜兩字名改之如何其夕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改名當四舉乃成後二十年在此爲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建亭臺既寤思之四者署也遂以爲名旣二年又下第爲夢

無證更二年果登第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大和九年署自秘書少監爲衢州刺史旣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建一亭名徵夢亭命之前定灼灼如此躁進者眎之可少抑焉

奚陟推案

奚侍郎陟少年未從官時夢與朝客二十餘人就一廳喫茶時方甚熱陟東行首坐茶起西行自南而去二盃徐行不可得奚渴甚不堪其忍俄有一吏走入肥大抱簿書近千餘紙以案置筆硯請判陟方熱又

類六

七

渴兼惡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將去濃墨滿硯正中文書之上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無不霑污及覺錄之藏於巾笥後十五年爲吏部侍郎時方以茶爲上味日加修潔陟性素奢先爲茶器一副餘人未之有也時正熱飡罷請同舍外郎就廳茶會陟爲主人西面首坐坐者二十餘人兩甌緩行又茶至揖客自西南面始雜以笑語其茶益遲陟先有瘡疾加之熱甚茶不可待躁悶頗極逡巡一吏肥黑抱大文書兼筆硯滿面漑汗陟忿惡之乃於階上推曰且將去

案倒正中令史面上及簿書盡汚座客大笑陟方悟
昔年之夢取記事驗之更無分毫之差嗟乎陟之貴
爲吏侍已先定於十五年前固無足怪而茶甌之行
文案之推吏書之雷汚亦復皆有定數豈偶然哉因
備錄之以爲世戒

逸史

杜牧改名

杜牧之嘗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秩又不遂忽夢
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又嘗夢人謂之曰爾當改名爲畢及覺牧之曰吾其

類六

八

死矣未幾果卒

出金華子及唐史

良弼獻詩

李良弼故給事中防之子大中祥符元年應進士舉
同學究及第授應天府司士給事知鄭州良弼將行
夜宿中牟夢人持詩版獻之曰九霄丹詔三天近萬
疊紅芳一旦開日月山川須問甲爲君親到小蓬萊
覺而白于父給事喜曰汝必有前程至鄭而別五年
六月十九日良弼卒于應天府給事大悲痛夢之不
誠也後張君房與給事同舟至應天且憩泊間細詰

良弼卒殯之日月及葬地之所而釋之乃省其詩蓋
良弼丙戌生年二十七卽詩首句云九霄丹詔三天
近三九二十七夢時年二十五故云近也萬疊紅芳
一旦開者萬葉之花一旦開盡卽是向衰謝之意也
日月山川須問甲者其年六月十九日甲寅乃其卒
也殯是二十九日甲子葬於府東甲地此是日月山
川須問甲也六月又天德月德俱在甲爲君親到小
蓬萊乃虛無寂寞之所也給事潛然曰是矣以此知
死生日月皆有前定欲道得乎哉

勝說

類六

九

范公捧詩

范仁恕字超光盧質辟爲同州錄事叅軍經蒲津浮
梁有釣師鬻一大魚鱗鬣頗異乃市而放之河流一
夕夢鐸舍中廳西俱變爲水有朱衣人自水中出捧
詩一首以獻云感公脫蒲津之厄惟公富貴壽考固
已前定更不敢言今報公它日之事詩云欄馬遇孫
陽超光力自強北林花正發西江彩筆香萬彙須經
手千年事更長感君施大惠從此佐吾皇後果爲先
主辟入蜀孟氏據兩川自御史中丞拜左僕射平章

事凡十六年在位授太子太保致仕壽八十七歲

見

勝說
蜀主竹簽

廣政末年蜀主夜夢一神人問何人曰臣監饌來曰嘗饌餠餅中有一小竹簽恐不願食之有悞聖躬明日進食果於餅中尋得一小竹簽甚異之餅司以神告免戮至明年又夢前神問有何事但云神來辭再拜不荅乃拜而去至明年國亡嗚呼一餅之食一簽之悞猶有前定神得而知之况興亡者乎

見成都廣記

類六

十

劉之遴折臂

劉之遴嘗寓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象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歎曰豈黥而王者乎後果再爲此郡

見南史

鴻漸相位

杜鵬舉父嘗夢一大碑云宰相題名碑因問守者有姓杜人否曰唯有一人其名皆從鳥於是名其子爲鵬舉又謂之曰汝爲相則世世名子皆從鳥後生子以鴻漸名之果繼登相位焉

出唐宋遺史

羣玉仙籍

進士牛益萊州人一日出東都門息柳陰下俄然困
怠夢至一處高門大第若宮觀狀一吏云此羣玉宮
也載神仙名籍少選有乘馬而至者乃故人呂內翰
臻謂益曰吾掌此宮令子一見以消罪戾益執公帶
而入見大殿殿上皆大碑蒙以絳紗公命益立砌下
公升殿舉紗益望之見白玉爲碑朱書字其上有大
字云中州天仙籍其次皆姓名益惟識數人所識者
乃丞相蘇易簡丞相李迪尙書余靖龍圖何中立而

類六

十一

已公下殿與益坐一小室益曰天仙之詳可得聞乎
公曰自有次序真人而上非子可知也道君次真人
天仙次道君地仙次天仙水仙次地仙地上主者次
水仙率皆立功行進補方遞升仙階益曰所見者皆
當世公卿何也公曰今世之守令亦異於常况公相
登金門上玉堂日與天子論道者乎此固非常人能
至益曰今見居世之卿相皆仙乎公曰十中七八益

高臥伊洛國之故老豈其仙也公曰

臺真人况有壽年九十三歲方還崑府益

曰公今何職公曰吾更三百年方補地上主者益曰
主者是何官公曰今之掌五岳四瀆名山大川者也
公曰子可歸矣命一吏送之益俄而覺身在古柳下
夜已一更傍有巡卒守之曰子病乎何故如此益不
告之遂宿都門外邸明日爲詩題壁而去詩曰須信
出塵事分明在目前幾多浮世客俱被利名牽益嘗
與人語此其詩至今猶存焉

出青瑣

孟震附尾

鄆州孟震已殿試將唱名夢與眾人欲度水無舟一

類六

三

馬涉過震將附尾有人止之見攀而過者三十餘人
又一馬過震乃附尾而濟焉明日賜第榜首馮京又
三十餘人有馮直方次乃及震焉

幕府燕閑錄

吳淑丹陽

吳淑未冠時其先人爲潤州書記時嚴續相公作鎮
書記宅在子城西門一夜夢雨過門外有澗嚴相策
杖躡履淑隨之忽顧謂曰與汝丹陽尉寤而志之明
年東海徐鉉解淑淑登第因以女妻之淑欲求都下
一官徐鉉時在中書謂曰已選得一縣可二百里內

淑思之曰得非丹陽乎及領官果如所夢云

出秘閣

思道點閱

員外郎阮思道在江南圍城中夢與官員數千百人爲官府點閱首唱曰舒雅雅應喏卽過次曰陳淨淨次阮思道思道趨過更呼問曰姓阮爲是苑思道否對曰阮其人曰疑是苑但過但過時城已危思道以司閱鬼籍而已在其中也及昇州平朝見先命殿前楊公閱名初呼雅次呼

類六

三

淨次呼思道既過復問姓阮爲是苑思道耶對曰阮也楊曰疑是大苑但過因恍然憶所夢一一符合噫行止語默信有前定何阮君之夢若是之異乎

出秘閣閑談

丘旭定分

丘旭江南人進士登第累任州縣後秘監李至奏舉爲秘閣官辭之乃得臨淮令嘗見吳淑有徒勞之歎吳曰向李秘閣舉君君何不欲旭曰誠悔之然亦有定分旭在江東夢至一處滿目是山指一山問人云

此何山曰雲臺山及歸朝除閩州蒼溪令羣山滿目
指其一大山問縣人乃云是雲臺山又嘗夢爲淮泗
官上木杪看水比至臨淮果大水乘舟從木杪過豈
非前定乎由是言之非人事明矣

同前

李虛已賜緋

李虛已爲遂州通判時太宗勤政急於至治知通皆
給紙爲歷以書一任課績罷日考能否以黜陟至是
紙自內出以天詞戒勵敦勉之御翰親題卷首已賜
數人矣至虛已受賜乃爲詩三十韻以謝上善之召

類六

西

賜章服仍賜錢五十萬初虛已進詩而未被召往詣
殿中侍御史陳矜矜曰昨夜夢與君坐談謂君曰今
日見君明日君當賜緋今見君正如昨夢中豈明日
賜緋乎虛已不以進詩告但曰豈敢望至明日果有
是命然形于他人之夢何耶

同前

沈昶鄂字

沈昶者其父爲兩浙大將昶好學能詩尤工筆札監

其一大山問侍御史龔穎丁母憂與昶常往還一

其何山曰書一鄂字而從四口明日以語穎皆未曉

其故後轉運使以昶勤幹移監鄂州酒稅及入州門見上題鄂字從四口一如夢中所書蓋陽冰篆也昶在漢陽又夢著靴履水而過登岸入府署見漢陽監軍鄭文寶在後門文寶曰君自何所來對曰自武磯來及是昶渡江州中官吏皆江際迎接昶乃著靴入舡及入州是廊廡一如所夢文寶時爲武磯巡檢以公事至州昶不知之問其所自乃云武磯來其符合如此信知動靜語默皆前定也

同前

李迪玉魚

類六

五

李迪德宗時爲司勳郎中一日朝歸馬上昏昏如醉入宅謂其夫人曰適夢見二黃衫人引至一戶欲入有人曰未要來須待玉魚符下乃醒焉何也後入朝朝堂地無纖埃忽見玉魚一光瑩奪目遽取之歸殊忘玉魚符之事其夫人見之頗省前事潛不樂果數日而逝死生已定烏可道哉

戎幕閑談

馮僕方響

馮僕卽尚書謚之子也舉進士藉藉有聲一夕夢登崇孝寺幡利極高處打方響時有徐文幼能圓夢乃

往詢之徐曰雖有高聲須至下地洎春闈而僕乃登第於韓熙載榜下或以責徐徐曰後當有應果放榜數日中書奏主司取去不當乃追榜御試僕覆落乃高聲下第之應也

南唐近事

程員鷄行

程員舉進士將逼試夢烏衣告曰君與王倫廖衢陳員喜馳馬省門見楊遂張觀曾顛立鷄行遂悵然而覺是年考功張昉權知貢舉果放楊遂等三人而員輩不應既夏內降御

類六

六

札尚慮遺賢命張洎就中書重定詩賦務在精選洎果取員等五人附來春別榜及第明年歲在癸酉鷄行之應也異哉異哉

見鄭文寶南唐近事

李徵古太守

李徵古宜春人少貧賤嘗宿司郡潘張史家潘妻夢門前衙儀甚盛云太守在此既見乃寓宿秀才也覺而言於潘遂厚待之李至京既及第不二十年自樞密副使除本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酒二百瓶既入宜春界賜耆舊親知爲政公嚴壁立千仞惟馳

車迎潘嫗延晉數月以銀五百兩贈報亦一代之奇
異也李 登祝融峰詩云欲上祝融峰先登古石橋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六

類六

七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六

宋李

登祝融峰詩云欲上祝融峰先登古石橋

大賦留藏茲晉煇良以賦正百兩寶璣亦一代之奇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七

夢兆門中

張鷟乘驢

張鷟少時曾夢一大鳥紫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
不去告其父祖云此吉祥也鳳鳥有五色赤文章者
鳳也青者鸞也黃者鵷鵷也紫者鸞鷟也此鳥為鳳
凰之佐汝當為帝輔也因以名之後舉進士制策為
岐王屬夜夢著緋衣乘驢睡覺自怪我綠衣乘馬何
為衣緋卻乘驢尋改授鴻臚卿乘驢之應也未經考

類七

改授五品衣緋之應也前定如此是豈以智力得之

哉 唐逸史

寶參半臂

寶參為御史中丞夢德宗以半臂文錦賜之解者曰
半臂股肱之衣公將遂居其位乎不數日果大拜 見宣

室志

劉檀改名

蜀員外郎劉檀本名審義忽夢一縷服人引令上檀
香株謂之曰君速登劉乃登遂向懷中出緋衣令服

之覺因改名檀未及一年會郡牧請杜評事充倅職
奏授殿中侍御史賜緋勅下杜丁憂不行杜遂舉劉
乃奏檀與杜所奏擬無別劉方間居力困杜乃遣劉
以新緋公服一領果符其夢焉

出蜀異記

少卿領馬

蜀有朱少卿者不記其名寢旅舍中夢有人叩扉覓
朱少卿聲甚厲覺訪之無影響復睡夢中又連呼之
俄見一人手中執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卽同
少卿卽不是其人遂卷文書兩頭只留一行以手遮

類七

二

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續有一人自外牽馬一疋直
入云少卿領取朱視之其馬無前足步步側蹶匍匐
而前其狀非常苦楚朱大驚覺常自惡之後蜀主開
國有親知引薦累至司農少卿無何睽上患瘡雙足
自膝下俱落痛苦經旬五月五日晒乃夢馬之兆也
蜀異記

盧絳白衣

金陵之陷有盧絳者圖興復李氏朝廷以節鎮招之
絳遂自歸後以事乃被誅初絳舉事日夢一白衣婦

人酌酒歌菩薩蠻以逆之詞曰玉京人去秋圓索金
簷鶻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殘夢蕭孤衾惟暗
泣何處砧聲急獨自凭欄杆芭蕉生暮寒歌已謂絳
曰它日於固子坡相見後果伏法於固子坡行刑者
姓白噫禍福由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數之前定固
可畏也

洞微志

希濟金介

蜀御史中丞牛希濟文學豪贍超於時輩自云早年
未出學院以詞科可以俯拾或夢一金介人曰郎君

類七

三

分無科名四十五方有官祿覺而異之旋遇喪亂流
寓於蜀依季父給事中牛嶠仍以直氣嗜酒爲季父
所責旅寄巴南旋遇開國不預勸進又以時輩所排
十年不調爲先主一日召對除起居郎累加御史大
夫向者之夢何其驗歟

出成都記

潘洞篆銘

潘度支洞景德二年將逼御試夢入一宮旣升堂坐
間昏霧四合良久漸開見四壁下乃大碑石誌且往
看之皆人之姓字卽不能一一記憶題額上有大篆

四句云蒼壁禮天日月麗天龍化爲蛇厥人咨嗟翌日說之意甚自忌及放榜卽第十七名後半載方釋之蒼壁禮天天府第六名解送也日月麗天南宮第二名奏薦也此放榜卽十七名及第蓋出等田卽龍化爲蛇也意亦不顯達年五十餘度支員外校理而卒噫以此知名高下亦繫冥數矧科第與祿位富貴者乎奇哉

出勝說

劉詠看榜

劉國博詠趣向高絕場屋間凡有所聞必以相告咸

類七

四

平二年春鑠院僅月餘時錢內翰最有名譽眾以甲科推之詠忽夜夢往省前探問名第見一人問之曰錢十二作狀元否其人曰未知且相隨看榜至省院門煙霧昏翳殊不相下其人乃炬火相喚曰來看錢十二只於地上畫一圍子立皂小旗二口白小旗三口火卽滅次問王獻得否其人又炬火見圍中有石一塊如拳又問王衢得否見圍中有皂焚三挺問張尹方及宋集得否圍中無物火滅問高四得否圍中見大書一益字中間立大刀一口光閃閃驚覺向曉

思之皆不可解僧下端爲占之曰錢狀元未可固必
此乃皂白交錯耳王衢第三名定也王巘卽當及第
蓋石者山之類也惟高四莫解張宋二君必未得蓋
圍中無物爾暨榜出乃孫暨作狀元錢希白次之王
衢第三人高輔堯第五詠乃悟曰王瘡夢四刀而得
益州益字中立一刀乃五數也神哉神哉

見陸說

觀文榜尾

于觀文字夢得射洪人性清潔富於文學別業有林
泉之致乃陳拾遺之舊鄰也下第後獻主司鳳玉賦

類七

五

爲時所稱明年復省試夢人以軸文與之曰此春榜
也可收之旣覺自謂曰委我收榜吾當爲榜尾乎言
訖院吏報先輩第九人是年只放進士九人果符所
夢乃作詩云東堂令史報來時仙桂云攀第九枝乍
聽言音猶似夢卻思公道卽無疑寒門髣髴春將到
幽徑朦朧月漸移殘漏聲中鞭馬去紵袍重戴已相
隨嗟夫禮有六夢事有萬變爲貞爲妄不可測知然
感兆於精神著而吉凶可見若觀文之立志精確宜
其感通之兆速於影響非至誠感神者歟

出該聞錄

蘇協愁字

蜀進士蘇協字表微塩泉縣人幼寒素力學爲文典
瞻正雅僞廣政十九年賈珪下及第入試前一日宿
聖壽寺僧房夜夢入一官解中屏上有大書一愁字
於廳後復見置一秘器甚高大旣覺惡之術士周世
明占之曰此吉兆也蓋愁者不樂之祥有秘器而高
大君之子孫當有至大官者是年協果登第掾於閩
中又夢入一大府伏謁上官儀衛甚盛唱言與協官
授廣都曹遂覺乃誌之於書冊蜀有廣都縣又終不

類七

六

在此邑旣歸朝掾於懷汝洛三任及太平興國五年
其子易簡狀元及第踐歷清要特旨授協開亡曹仍
賜朱綬易簡頗懷喜懼歲餘而協遂卒易簡後叅大
政子孫世爲顯官其兆皆已先於三紀之前矣語曰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士大夫不知命者觀此可以抑
浮躁之志

出燕閑錄

李畋見塔

景德二年李虞部畋與友張及張達楊交俱援鄉薦
奏名預殿試未唱名前一夕張及夢乘一筏涉浪觸

岸而覺李夢遊開寶寺中路見寺塔數級出雲外達
夢以刀剪瓜而中折交夢東華門外候唱名舉人皆
倒立既曉相會互言其異往興國寺謁圓夢僧解之
僧云乘筏涉水必捷也雲外見塔高級也錯刀中折
不利也舉人倒立非常也次日臨軒及果乙科及第
達果不利交夢舉人倒立蓋是李迪南省居榜末至
御前居第一果非常也李旼不預唱名三省其夢乃
知塔者塌也雲外見之御前下第之象也故李有詩
云省奏名應誤僧圓夢亦虛是知所得一第皆陰注

類七

七

陽授豈人之能耶

出該聞錄

孫偃踐木

孫偃未殿試前夢積木數百而踐履其上自謂必作

狀元居眾材之上後唱名果然

出摭言

范政送藥

著作佐郎楚寔大曆中瘕癘篤重十日恆迷不知人
事一日忽夢黃衣女道士至謂寔曰汝有官祿壽命
未合死因呼范政將藥來忽見小兒持瑠璃大角梳
傾藥令飲飲畢便愈及明乃許叔異令人送藥來寔

疾久困初不開目及見小兒與梳皆昨日所夢因呼小兒是范政否問之信然其疾遂愈寔之官祿壽命已有前定宜其未死而小兒之名與梳亦復預見於夢中信乎一飲一啄皆非偶然

出陸說

鍾輻種松

鍾輻嘗作山齋手種一松於齋前是夜夢朱衣吏曰松圍三尺子當登第後三十年始成名松圍果三尺異哉

出摭言

陳公荆南

類七

八

乾興中張君房作倅江陵時知府李坦之得風病府事不舉卽漕使王湛發遣未聞新知府之耗時禮部陳從易主漕運於荆湖南路由衡之邵讞獄之疑者去邵兩驛間艤舟水濱夜宿佛寺中時女使一名中宵忽麗遽起呼之旣悟曰適見一白衣人戴帽儀容頗肅以手抑胷曰學士得荆南也我是荆南五郎來告之到日望照管陳甚異之比到郡後果馬遞勅到如夢之告陳後到府禮上遂謁廟乃與君房語之蓋五通廟先爲坦之毀拆至是乃再葺之如舊可不異

哉出青瑣

厚之翰林

云謝某受誚首山人請書以厚

元厚之少時嘗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旣寤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之不然及至熙寧中厚之果除學士同時先後入院者一人楊元素繪而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嗚呼造化小兒時以此戲人歟何前定如此耶

出筆談

裴頭黃尾

類七

九

盧求應進士舉一夕夢人告云裴頭黃尾三求六李覺而志之及榜出裴求爲狀元黃駕末名三人名求六人姓李皆如夢中之語云

據言

龍首山人

本朝楊狀元貞連魁天下英俊時彥皆以楊三元呼之釋謁不久臥病乃曰吾此疾恐不起矣家人驚問公曰吾以夢證之也吾昨夢至一處若王公大人之居有一人持一板云楊某受龍首山人龍首者以吾今作殿元山人無官爵之稱也此疾愈吾當道服遊

林泉下不復趨仕路矣已而果不免惜夫

掖遺集

貞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

賜進士第必召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察其形神始賜第一人或取其文辭理趣超遠者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徐夔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歆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皆以爲第一先是上一日夢殿前菜苗生與堦齊旣唱名聞蔡齊乃召見久之曰得其人矣遂以爲狀

類七

十

元其著於辭形於夢見於形如此非偶然也

出歸田

錄名臣傳

五頭全火及第

出勝說

進士張詡臨淮郡洪儒也徐宗孟全照蔣洙之輩皆師事之雍熙初與二三子同拔本州解赴京師是歲十月初淮水已淺澁旬日方到符離宿於關門外舟中夜夢上岸盤旋間有人安放交椅一隻在岸次詡乃就坐之忽爲推墮於地曰此是全火交椅爾安得獨坐遂覺至春榜果全登第其它同解俱及第焉

崔圓爲相

崔圓少貧賤依親人李彥先時爲刑部尙書待之不甚加禮一夕李夢身桎梏其輩百人爲兵擁入天府呼姓名領過判云准法李視見紫衣人據案乃崔也躍出哀叫紫衣人曰李彥先特收禁流汗而覺自是厚待之因薦之楊國忠後遂以知留後旬月拜相京城尅復李公授僞官與陳希烈等二百人合誅崔爲中書令詳決之際以姓名呼過判云准法李大呼曰相公豈不憶昔年所禱邪崔乃悟遂判李彥先收禁

類七

十一

具表其事請贖罪許之流嶺外昔日之夢何其預定

歟 出唐逸史

錢生楚州

慶曆中司法叅軍錢某赴任處州夜夢至一廳與祖考同席坐忽見一人以緋抹額召錢某作鬼官荅云已授處州司法矣乃固請其祖厲聲曰更候十四年應曰若更十四年自當往楚州矣夢覺惡之後爲發運馬仲甫所舉充楚州排岸而卒時正十四年矣

載

李概斫足

濮州李植與弟概赴省試一夕夢奏名將出同榻而寐概忽驚叫植問之曰夢人以刀斫其足覺猶微痛明日概預奏名後數日因開行有人拜於街中乃濮州軍吏云喜六郎過省某今肆名貢院昨以六郎書榜某幾遭笞捶問之何也乃曰六郎之名乃木旁既某誤書既下木主司大怒然將逼出院許修改無異則免罪責遂以刀子割其下木幸而得免叩其修字之時乃概足痛之際植嗟異久之

幕府燕閑錄

類七

三

東坡大吳

蘇子瞻學士少時夢謁於公府主人紫衣面赤而多髭謂軾曰君是大吳覺以告父弟皆不悟也是時子瞻年十四歲後十四年舉賢良中選詣御臺謝知試王綽旣入門儼如夢中視綽乃夢中人也旣坐謂子瞻曰君是大吳兄弟相顧而笑因請其故綽曰前日賢良就試綽與封彌以大吳爲卷號是時意君爲第一今則果然亦問其笑乃以夢荅賓主大歡久之

出

幕府燕閑錄

魏清除代

魏清累舉進士未第逼春闈夢一烏衣云魏公勉旃
將來當同陳皋蓋皋幾八舉是歲第五人喬舜座下
及第而清復退飛常恨夢之無據後三載清乃於張
洎座下及第亦以八舉時陳皋爲餘干尉旣滿清亦
除是尉以代焉科名仕宦前定如此可以爲躁進者
之戒

出南史

殷袞文學

將作監張殷袞燕人也時劉守光爲燕主有尼出入

類七

三

於國太處殷克託彼尼求一文學終不得一日張夢
見大城衙署多簿書而無人乃潛登廳事見案上大
簿云天下職官姓名張喜檢河北道便見劉守光及
文武職掌莫不有名張乃取筆自書文學張殷袞書
記書畢墨色尤淡遂下階出門驚覺汗洽于背乃誌
之於論語策後至明忽有數騎至云大王急召張往
至衙有人賁一牒云與校書卽文學牒也遂授之其
母國太謂劉曰我與尼數言不與何忽授之劉曰彼
有分昨夜三更有一朱衣吏謂我曰張殷袞已注下

爲文學訖故與之及得牒其姓名墨果甚淡至晉天
福中其子希永常出論語策子以示人戒躁進云

出
錢希白小說

周琬角書

周琬湘中人端拱二年進士及第歸後將赴闕再調
至澤州宿次夢二吏云大王請遂行至南岳廟升殿
見王曰知員外將入調只欲辟在此中與人間不殊
且無衣食之念如何琬辭王乃索筆吟詩送之云住
此旣非樂捨此去何圖若問青氈事惟留一角書琬

類七

古

覺異之旣至京師乃病於客邸琬慮不起遂扶力爲
書以寄其家凡一角封訖而卒與詩意無異信乎死
生注定則不可逃也

出名賢雜錄

草制前定

何續太平興國中任秘書丞度支判官故王尚書

化

基任著作郎開封推官續忽一日在省凭案而寐夢

入一官府如中書制勅院或官或吏憧憧出入皆若
有所除授其中喜者沮者相半皆形于色續見眾人
紛紛亦前詢問到一房見一朱衣吏據案而坐簿書

堆積如堂後官之狀因前揖之問所來續曰眾人皆有除改某預數否朱衣若有所閱視徐曰亦有候王化基草詞因出而夢覺遂言於王公不兩月王果超知制誥又數月續授虞部員外郎出知邢州官誥果王之詞後錢丙翰

希白

作洞微志集諸名賢小說自此爲草制前定云

孫蟾除官

孫蟾邢州人也雍熙三年堂除鄆縣尉未授官寓建隆道士院一夕平曉夢入官府曲池生蓮花蟾入門

類七

五

西小院窻盡碧紗忽一吏抱文書出蟾問此何所吏曰除官院孫意欲除河北官心甚連遂壁窗紗窺之見三吏在旁據一案一吏唱曰孫蟾除京北府鄆縣尉是范舍人詞一吏曰蟾非進士范性剛莫不肯下筆又一老吏曰當制舍人不草更教誰草又一吏在後低聲曰范舍人尙取伊作小試官右司理無禾草之理蟾聞除關中官甚不樂忽聞撞鐘遂覺後月餘果除鄆尉果范之詞旣赴任二年范自刑部郎中知京兆府明年發解取蟾爲小試官又奏授右司理忝

軍夢中之言無一或差錢亦標爲草制前定

錢丕得官

錢公希白之姪名丕天禧元年任將作少監長子師古任廷評監建州豐國監例以考滿合敘遷一夕丕夢入一府見一吏趨走有若掌官誥者丕揖而問之何也曰建州廷評轉官第三片舍人叅假草詞及覺以班次排之乃今彭城中憲筠第二片也近在假多日更旬餘忽叅假當日師古果轉衛尉寺丞劉當制焉此亦草制前定也

類七

六

錢公自述

錢內翰

希白

自述云余淳化三年落第堯堦之下便

臥病于京師五月六日伏枕困睡忽夢有老道士請登一紅泥壇握手曰成名二十六章服二十九時年二十二心極喜謂果然則進趨稍達也無何十年詞場不開咸平元年又以暮服免咸平二年方叨第時已三十二矣意疑夢之無證細思而後得之云二十六非二十十六乎隱密神告之言其前定若此至於二十九章服之兆則已過矣後捷制策通闈藉直集

賢宰南部凡十五年五品之消息寂無聞焉及攝鴻臚少卿又修道書成四上殿奏事皆是二十九日又無恩命不可望也及修道書畢與秘閣校理慎鏞並蒙改賜章服時大中祥符九年四月二日於閣門授賜秉笏之際見笏上大書二十九字詢之庫吏云此笏是第二等第二十九面也笏尙前定况官名乎時士大夫皆異之惜其字不敢洗去者數日焉

出洞微志

化成得雁

員外郎趙化成嘗夢與友人張某坐庭中忽有一雁

類七

七

自天而下徘徊庭中共掩得之明日詣張言之方坐庭中果有一鴈下於庭際因共逐而得之相與驚駭乃以帛爲詩繫其足放去又有人夜夢所持織柄折明日果折夢得一狐翌日果有人送一狐此最微事而猶有前定如此猖狂之士視此可無妄動

出秘閣

閑談

張洎二驢

叅政張洎嘗夢至一處行路有泥潦兩旁皆葭菼有二驢在後從旁過及使回至登州岸時潮退泥水載

塗路在葭蘆中少頃果有二驢後至皆昔日夢中所見嗚呼行止果非人歟

出秘閣閑談

鄭滂鳳字

進士鄭滂久在場屋頗有後時之歎一夕夢及第與韋周方同年至太和初有韋景方者尙書弘景族弟也因與景方更名爲周方滂聞之喜是年滂果及第與周方遂同年又其子傳曾夢看及第榜位大書一鳳字大中元年乃以鳳翔貫求解卷卷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緜山月夜聞子晉吹笙詩左右諸詩悉有鳳字果登第焉嗟夫一鳳字猶有前定耶

類七

六

出翰苑名談

吳奎論題

吳文肅公奎將舉賢良一夕夢魏文帝升殿問羣臣優劣帝曰韓延壽爲最是夕門下抄書吏楊開夢公讀楊阜傳翊曰告公公異之卽取三傳熟讀及秘閣試六論一題乃韓延壽楊阜孰優論公因此遂膺褒然之選

出灑水燕言

王獵侍從

王獵酸棗人天聖未累舉未第一夕夢紫衣吏召至

一宮門揖入升廳對拜者紫衣金帶年三十許覺後私記其年月繼後困於場屋以推恩得同出身既登仕版又二十年且七十始爲尙書外郎將乞身歸人或止之會英廟入繼近臣薦公爲宮僚赴宮則門欄守衛宛如昔日之夢及升廳拜揖則衣冠儀貌皆所夢也歸視篋中所記乃英廟始生之夕公侍講宮邸未及朞年英廟卽位遂登侍從仕宦進退皆自有時烏可妄覲邪吳文肅公天聖末與獵友善親聞其詳出灑水燕言

類七

九

彥祖天字

王彥祖慶曆時初名亢宗赴廷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罷寢旅舍夢一人告曰今年未當中第彥祖甚不平之其人曰君中選時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第二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至八年再赴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黜去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大疾困眠夢至一處見二人乃懇求平生祿命二人笑指前面水池曰待此水分流君卽登第旣覺自謂池水必不分流決無中第望矣

久之乃改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父莫大於配天賦廷試圓丘象天賦皆中選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事天得帖職皆符昔日之夢異哉

劉滋吞印

劉郎中滋累舉不第年餘四十始遂登科嘗夢有人提印滿藍令吞之印但任意吞看吞得几顆滋不得已吞至十四顆其印皆顯見於股上後果歷十四任而終

出青箱雜記

文公剃髭

類七

三

李文定公廸美髭髯未御試前一夕忽夢被人剃削俱盡迺甚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也是歲果第一人

孫相填名

孫樞密抃舊名貫應舉時嘗夢至官府潭潭深邃寂若無人大廳上有抄錄人名一卷意以爲春榜遍覽無名偶覩第二名下有空白處抃欲填之空中有人語曰無孫貫有孫抃夢中卽填孫抃是歲果第三名因字得夢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八

夢兆門下

鄭獬白龍

鄭內翰

獬

未貴時病疫困甚夢至一處若宮闕有吏

迎謁甚恭公曰吾病煩熱思涼浴以清肌膚吏云辦
之久矣遂導至一室中有小方池螿以明玉水光豔
豔以手測之清冷可愛公坐其上引水沃身俄視兩
臂皆生白鱗顧水中影則頭已角出公驚遽去吏云
玉龍池惜乎公不入其水入當大貴但露洒而已幸
而公是白龍翁雖貴不至一品乃覺大汗而愈公後
登第爲天下第一乃戲爲詩云文闈數戰奪先鋒變
化須時自古同霹靂一聲從地起到頭元是白龍翁
平生以文章擅名而終不至登庸亦前定也

楊礪記室

楊礪周顯德中赴舉京師嘗夜分獨坐恍然見一人
衣冠甚古謂礪曰汝能從我游乎礪從之至一官府
儀衛嚴肅引礪升大殿見一人姿貌甚少面南而坐
引者謂曰此來和天尊也異日爲爾之主礪再拜而

寤建隆初礪擢第 眞宗爲襄王以礪爲記室旣謁
見藩邸歸謂諸子曰今日襄王乃昔所夢來和天尊
也殆冥數乎 幕府燕閑錄

曹確剃髮

曹確判度支有台輔之望忽夢剃髮爲僧心甚惡之
有一人占夢多驗確召使占之其人前賀曰侍郎旦
夕必登庸夫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公出鎮江
西確果大拜 出指紳勝說

雋宗神告

類八

天聖四年海州書表雋宗遠夢有神告之來年狀元
是王堯臣宗遠寤題於司房北壁是年秋賦開封府
解榜到見王之姓名因指謂同列曰此是明年狀元
洎省榜到見王又預奏名雋再題於壁未幾殿試王
堯臣果魁多士至和中畢景儒仲詢之父知海州親
訪其事備載之於幕府燕閑錄

澆化看蛇

澆化三年省試後張君房夢入一大第東壁下有黑
漆連椅等一婦人紫衣如節使家知客手持筆硯陳

列君房前請賦詩罔測端緒忽見從文司諫出曰奉
贈詩一首可自寫之乃曰亭尤逢夜竹寫畢司諫曰
可用郵亭字續曰不識自知音朦朧望明月終得拂
青塵寫訖呈覽次忽大蛇自條床下出或聞人大唱
曰看蛇遂驚覺占之多不解後踰紀至景德乙巳年
君房始忝科第豈蛇之兆乎

張君房自占

景德隨棺

君房應二舉敗於垂成每當失意時必夢二三陰人
跨驢迎引至塵忝御試之夜亦懼其前夢比至分宵

類八

三

頽然而夢乃夢隨一棺椁行於總幕中望之不見其
蓋於中但裝瓦石龜其背意且訝之卽前觀之復見
二足自膝而下出於棺椁前若新死者前一人呼號
因而問之其人曰一人李沆一人李至因嗟訝而覺
自亦知其吉兆矣來日果叨名第然不解二李之因
今亦解曰二李者狀元今大名相公應李沆也故樞
密李諮應李至也何其神哉夢三十年後始辨之

君房自占

戴昭領錢

君房三舉及第年夢涉昏霧公蔡河東行旋憩一茶

肆中有公吏若承符狀殊不相揖據上位而坐君房
慊之拂衣而起旋見舊識進奏官何果者君房因言
其人果曰亟往求之此是秀才將來手分君房悟是
冥司乃出訪之其人已出門外乃揖謝之其人曰秀
才將來名第某必把手拽上也君房又謝之然其人
似有所求復有言若邀其多少之限君房曰若向及
第奉銀錢十萬貫其人大感意似過所望也既別數
步又回曰秀才將來化錢必與誰君房曰亦不知與
誰氏耳其人曰某姓戴名昭本江南人奉錢日但呼

類八

四

戴昭卽自領也景德二年果登第成名後三日乃償
其夢人之名第陰司自有主者孰非前定乎

君房自占

中奉職刁湛賦詩

咸平中刁郎中

湛

拔潤州解賦舉京師會其父典合

肥得替相會於廨舍父喜其來因語赴舉次第是夜
父夢被召旣入門見張齊贇自內而出曰比部請賦
七言詩曰聖朝文物古難過何事寒門寵遇多父向
石渠新拜職子從金殿又登科須教校馬慙踪跡堪
笑巢由隱薜蘿報國報君何所有一心待欲枕長戈

既覺已四鼓召湛記之來春孫暨榜湛不預名第父子以夢爲非驗也是年秋卽就天府求解向春過省比部自二月初授命俵散山東鹽逼御試一兩日間方回翌日御試乃於殿門外閣子中坐伺湛之得失忽一大程官奉勅一道來呈學士已授秘閣檢討喜慰方甚又一橫門官急來云學士秀才第一等及第父子同日俱被恩榮至夜會話所夢合肥之詩云父向石渠新拜職子從金殿又登科何其神哉

出勝說

濟陽築宅

類八

五

濟陽丁公謂嘗因月夕召李虞部叟坐於涼堂因語及宅基始甚卑濕初應舉年僦此屋一間居之蓋與錢內翰宅往還甚近一夕夢白衣老人告吾曰君能築起此地於上安宅必拜相矣吾後官給事中總判三司因憶老人之言適值役夫淘蔡河運土併遺填之坎宮基址悉皆平正遂建茲宅於上今果忝三事矣誠宅之祥歟天之命歟應之曰有開必先蓋天命也

出該聞錄

丞相濟陽公丁謂夢懶瓚師訓以覺悟之理及覺憶
夢之象坐一山菴中俾畫工圖之其年丁貶崖州司
戶道經潭州宿雲蓋山海會禪寺因縱步見一山菴
歷歷如昔日之夢訪彼僧則曰南岳懶瓚大明禪師
菴嗟惋久之遂舍白金五十兩建道場供千僧以荅
夢中之訓自撰疏云伏以佛垂徧智道育羣生幾欲
救於傾危必預形於警戒謂白衣干祿叨冢宰之重
權丹陛宣恩忝先皇之優渥補仲山之哀曲盡一
心和傳說之羹難調眾口嘗於安寢忽夢清容妙訓

類八

六

聆聆俾塵心而早悟貞義隱隱恨凡目以何知蓋以
智未周身事乖遠害既禍臨而不測或災及以非常
黜向西京感皇恩而寬宥竄於南裔當國憲以甘
心咎實自貽孽非它作念一家之散地思萬里以何
歸既爲負國之臣永已經邦之術程由湘土道假雲
山正當煩惱之身忽接清閑之眾方知富貴難保始
終直饒鼎食之榮豈若孟羹之美持形敝命恭發精
神捐捨白金充修淨供饗苾芻之高德報懶瓚之深
慈冀保此行乞無他患伏願天回南矚澤賜下臨免

至邊城白日便同於鬼趣得歸中夏黃泉亦感于聖
恩虔罄丹誠永翳法力濟陽後復官爲金紫光祿大
夫秘書監致仕卒于光州詔復籍初公爲布衣時過
淮南遇道士曰他日大貴然似李德裕而稍優焉果
如其言

出該聞錄并名臣集

僧伽同行

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云世莫知其
所從來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有何國子
在惠州忽被命責儻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來且

類八

七

弔子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
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答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
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予
以謂事孰非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
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小緣契乎

出東坡毗陵後集

辟支佛記

至道元年六月十四日夜張君房夢涉水田間西南
行遙邈上一山行二三里意甚怠之及半塗望南邊
有一佛宮門廊皆織高竹籬籬之東北上有一廳事

遂抵之見西柱一帖云應來往賓客只請於此乃不敢直進而坐於小木床上逡巡一僧自中出年可四十許與客相接欣然衣紫背褐裙搭襪而已乃索君房左手揣之且扼其臂者三云秀才它日當爲某官君房樂聞之告誠如師言它日將何相報然不知此處何所也其僧不荅君房又詢之意欲爲文以誌其寺舍僧亦不言君房堅請之僧若不得已曰此聞喜縣也於是乎覺自是十餘年不能辨景德二年春君房叨第六月八日蒙恩除將仕郎試校書郎知昇州

類八

八

江寧縣事冬十月赴任十二月中奉州帖差淮郊禋赦勅設祭于縣之牛山旣出時雨雪新霽泥濘載塗涉田畔夾吟西行迤邐西南灑然當年夢中之路時日色遲暮取山前通途弗及乃由山後及二峯間下望崇教精舍後有編竹障之比上佛室登其殿亭卽昔夢廳事復覩西壁上題云往來君子不請書破壁又夢中之帖也泊瞻禮尊像宛然昔夢之僧也噫自京至金陵水陸數千里乙未至乙巳僅一紀之間所夢與今事跡所見無毫髮差異何其神耶又益信謂

食祿有地乎亦未知君房過去百千生中曾遭辟支
佛而夢君房通誠與之授記預告以所官乎聞喜之
語非及第之信乎君房虛服靈夢誠不敢忘故直筆
書之刻石於佛前亦夢之宿心也寺有舊記云辟支
佛自吳天紀四年至唐以來幾示現者六矣今君房
之夢抑又視現之一焉景德五年初八日記

黃牛廟詩

歐陽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軾嘗
聞之於公曰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校勘時

類八

九

同年丁竇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
廟中拜謁堂下子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
時神像爲起鞠躬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
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出門見一馬隻
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
而予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
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爲
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馬缺一耳相視大驚
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益私識其事也元

豐五年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岷中
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
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
前定況其大者公既爲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
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錄之正月二日
眉山蘇軾書

出東坡集

與豐日恭書

蘇軾書

而張大張君房靈夢志
消化癸巳仲冬之晦張君房適自茂苑來客餘杭時
抱瘡瘍之患遽有告曰凡經游是郡者當謁吳山神

類八

十

祠卽伍君子胥也今封王爵君房聆之聳然曰是故
宜至誠耳王古之忠鯁在楚楚彊來吳吳霸及其去
而死之則吳亡楚弊故得耀美清湘流芳祀典迄今
民不忘其庇斯盛德者歟翌日恭謁於廟薰爐條爵
質辭以心默禱冥祈肅拜而退時初陽盛景愛日方
中載步林亭四望闐闐樓臺出沒煙靄浮沉若水若
山如繪如畫夾道有寒梅十數株已爛漫矣凝懷杼
思比暮而回是夜夢上一山迨半間有新創佛宮中
設尊像數身殿偏門內一道人手運籌牌約長二尺

餘如今之桃符狀君房揖之道人曰此籤也意若今
之道家十二真君所著撰者也君房曰身蹇多剝欲
一卜之可乎道人乃出籤牌抽之引一牌有朱書大
字二行凡四句每句五字曰時來自有期此去不憂
運行心但如此非久銷疾病甫讀於口意亦知其吉
告矣感激而別既下山百步忽聞梅香回望其上乃
昨日所見之花爛然在目因驚悟曰此吳山廟也於
是遂覺其清香芬馥滿衾枕間良久方歇自是瘡瘍
之苦澁旬而愈於戲靈神之告也若是乎君房自祥

類八

十一

符乙卯冬十月改官領錢塘之命王祠卽部之名勝
也非時來自有期乎自淳化癸巳冬距祥符乙卯南
至爰蒞錢塘今又三載妻子溫飽身跡安泰豈非王
之陰賜乎今考秩告滿將遠靈祠苟不揭文志石卽
不獨曠於宿心亦負王之靈告也因鑱而壁之冀人
知王之靈應事天禧三年秋九月二十一日著作佐
郎知錢塘縣事張君房記

先大夫龍泉夢記

眉州青神縣有龍泉神廟

大觀乙酉歲

如璋

避親移試漕臺四月初吉率親友

十數人迦遊龍泉乞靈於昭惠主祠方時神光晃耀報應示祥人皆震動而欽奉之某心專意誠默有祈嚮忽一僧未通名字來附耳語曰公春闈定捷竊怪其語無倫詢所以知之稱能相形唯唯而退初不信其言亦不究其工否是年拔漕解次年果叨第自京師歸抵鄉舍纔三日其僧來訪乃澄照堂元通也始云某實非相家者一日前夢皓首素衣人來語某且汛掃祇候翌日有官到此因問官實誰是答曰執香合者是也姓字爲誰曰宋南仲也至日諸人皆來

類八

三

或持澡羞或捧盞各各不同獨官人最後至乃執一香合因問詢名氏皆合夢中之告以此知高選無疑昔日未敢明言託之相耳於戲神之靈報灼灼如是烏可不書今歲孟夏宿澄照堂元通話前事聊以記其始末且知人之吉凶得失皆素定於冥兆非由於人力以至動靜語默亦有其數如持一香合猶已定於前神得而知之况其它哉古人謂神氣發越精識所通乃爲吉夢之殊祥如璋不才虛服靈夢誠不敢忘謹鏡于石以報神貺政和七年三月日宋如璋

謹記

蒲教授荆山夢記

宣和癸卯冬十月咸臨還自成均遊華山靈臺觀晚

宿荆山驛夜分夢一老人衣冠甚偉策杖來謁自稱

姓王名安石議論英發袞袞可聽且曰人生當無書

不讀迺探懷中數簡見貺指云宜先討究孟享下事

少選遂覺自是徧問知友皆莫知其所謂幾二十年

不復省記矣紹興壬戌秋八月來尉繁江備員

御容殿香火官四時孟享實預行事始符夢中所說

類入

三

私竊怪之未幾游邑庠而王氏父子遺像在焉粉墨

剝落塵埃滿面忽憶荆山之夢令人驚歎不已迺命

工摹諸壁上以永其傳庶酬曩日之報然公以妙齡

侍其先公殿中丞宰此邑時天聖七年也距宣和癸

卯近百年矣而精爽逼人能以未來事告後進且不

忘其牛角遊戲之地豈凡輩耶謹月而日之以誌公

之英魂俊冕尚在塵寰而人之仕宦早晚皆有前定

不可以強求也紹興十四年四月中澣三崑蒲咸臨

記

劉悅第三

劉悅字聖與天彭人蔡薨榜第三人與常瓌同年又相善方集英賜第聖與歎息若有所感瓌因詢之聖與曰人生得喪果素定非人力也悅今日望見

天子臨軒公卿侍衛以至天日氣像樓殿相映恍然如再至焉悅七年前過梓潼神君祠宿于祠下夢與舉子數百人趨禁中聽唱名於集英殿俄有一衛士遽曰公第三人及第悅時名濤因問曰劉濤耶衛士曰無劉濤乃劉悅語未畢臚傳劉悅矣遂驚覺雖知

類八

西

其神而未敢改名會元祐詔書若與上書邪等人同姓名者聽改名時上書有彰信軍進士名劉濤悅因改今名焉今日至庭中無一而非昔日夢中所見者初間第一第二人已賜第不覺正衣冠以待及蒙恩果第三人而心實安然若久已得之者信乎得喪果前定非人力也崇寧五年悅歸過梓潼既書其事又請常瓌爲記

見靈應集

孫鉉策題

大觀元年孫鉉歲貢辟雍乞夢於英顯神君是夕夢

赴試有一人賈策題而立因就讀之見第一題問某
事餘皆如之其人曰錫燕津亭郡國舉賓興之禮計
借給食多士忘奔赴之勞用之可以取高第旣覺記
之於書及就試則所問策題皆協于夢如其言用之
果中優選豈特人之富貴前定而文章亦自有陰相
之者

見靈應集

文縝狀元

何臬文縝政和間被貢宿梓潼夢一吏賈黃勅投其
中云何臬可特授承事郎秘書省校書郎次年文縝

類八

五

果大魁多士前此狀頭先除學官惟文縝獨除館職
暨受勅銜位與夢中所見不差一字嗟夫科名前
定如此士而不安義命可乎

出靈應集

處厚類試

杜居實字處厚遂寧人政和間夢川中放省榜三十
四名而杜預其數覺而怪曰省榜不下三百人且省
試在京師不當在川蜀自是二十餘年而不能曉至
建炎初朝廷以艱難路隔分路類省試杜居實在
潼川類試過省中選者果三十四名其夢始驗此可

以見一第皆有前定而非人之能也不然何二十年而其應無毫髮之差耶

元珍贈詩

桂材字元珍資中人大觀末貢于京師宿神君祠

下夢人贈詩一聯云樓高先見月柳嫩更含煙覺而不曉其意是年登第授唐安教官因遊郡園亭中見詩勝乃前人詠唐安之什不唯報其登第之兆而唐安之任亦前定於此矣

彥國文學

類八

夫

羅彥國字伯達成都人累舉不第至第四舉齋戒乞夢於梓潼神君時蔡相元長當軸是夜夢元長謂曰已奏公樞密直學士矣次年羅又省下除詣府投牒乞進舉推恩遂授密州文學蓋密學之應也

士美金堂

朱士美臨邛人宣和初被薦入京宿梓潼祠下夢遊一室棟椽戶牖皆以金飾之後年登第乃調金堂尉其事與前元珍無異科名固有前定况食祿之地豈無前定歟

任豫交代

任豫字由道青神人與余先君友善崇寧二年登第
歷官數年而卒至崇寧五年先君繼亦登科一夕夢
與任豫交代心常惡之未幾先君丁家艱服闋授新
津尉時前尉亦以憂去州檄監稅兼攝尉職暨先君
赴上權尉遣人下遠迎視之乃一武人亦名任豫乃
知昔日之夢與任豫交代爲不虛此可以見前定也

交時甲允蹈甲門

邵行甫允蹈紹興被薦成都未類試前齋戒徒步詣

類八

七

七曲山乞靈于英顯神君其夜夢神謂曰已與卿
安排甲門高第至次年果爲類試冠乃刻石紀其夢
于廟之西廡意爲夢之應兆皆驗于此矣及爲江陽
幕官考滿赴闕將遂榮改行次湖湘以病卒于閬
口鎮乃知昔日之夢不惟報其魁捷兼報其捐館之
地也神哉神哉

靈驗記

何某二子

資中何與時如震宣和間免解赴闕其二子被薦侍

行齋宿祠下夢神君顧左右言曰何某德行操修留

二位與其二子次年二子俱登第噫神君英靈顯著
煥耀今古間以未來先兆託夢于賢士大夫無不應
者况何君之厚德有後宜爲神之所祐也

靈應集

照鄰闕牀

朱照鄰景祐中舉進士夢造棺闕牀而弗成是歲雖
過省御前下第晚因推恩得一文學乃棺不成之應
也 出吳處厚青箱記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八

類八

六

古今類事卷第八

出吳處厚青箱記

朱照鄰景祐中舉進士夢造棺闕牀而弗成是歲雖
過省御前下第晚因推恩得一文學乃棺不成之應
也

照鄰闕牀

朱照鄰景祐中舉進士夢造棺闕牀而弗成是歲雖
過省御前下第晚因推恩得一文學乃棺不成之應
也

靈應集

朱照鄰景祐中舉進士夢造棺闕牀而弗成是歲雖
過省御前下第晚因推恩得一文學乃棺不成之應
也

朱照鄰景祐中舉進士夢造棺闕牀而弗成是歲雖
過省御前下第晚因推恩得一文學乃棺不成之應
也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九

相兆門上

公孫見子

魯文公元年春王使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後八年敖奔莒魯人立文伯文伯乃穀也穀之子蔑是謂孟獻子蔑之子連是謂孟莊子連之子羯是謂孟孝伯羯之子纁是謂孟僖子纁之子何忌是謂孟懿子何忌子疏是謂孟武伯九世爲卿故曰食子謂奉祭祀以供養也十五年穆伯卒於齊難乃立爲惠叔乃請收而葬之叔服之言豈不信而有驗歟

出左氏

黥布當王

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以罪有論輸作於驪山陳勝起與驪山徒數千人屬項梁梁死布常爲項羽前鋒遂封布爲九江王都六後歸漢立爲淮南王南面而立果應裂地之貴

當刑而王其相已定於卑微之時矣聞而戲笑者能無愧乎

出漢史

衛青封侯

衛青字仲卿父鄭季以縣吏給事陽信公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妹子夫得幸武帝改冒姓衛氏青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嘗以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主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及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

類九

二

元五年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聞子夫幸妬之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欲殺青其友公孫敖篡之得不死上聞迺召青爲建章監侍中由是亦顯後將軍擊匈奴取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長平侯拜大將軍子孫皆侯貴盛莫此鉗徒之言豈不信哉

出西漢

鄧通穿衣

鄧通蜀郡人爲黃頭郎文帝夢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而上之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

中陰自求之見通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
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尊幸之日日異賞賜
巨萬以十數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
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
鑄錢鄧通錢布天下其富如是後爲太子心恨及景
帝立免通家居居無何人告通盜鑄錢盡沒入之通
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通吏盡沒之一簪不得
著身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一錢寄死人家一
如相者之言嗚呼文帝以天子之勢猶不能使鄧通

類九

三

免於貧餓乃知貧富固有素定區區人力不可得而
變也

見西漢佞幸傳

亞夫餓死

周亞夫太尉勃之子也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
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柄貴重人臣無二
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
卒子當代我何侯乎然旣以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
指視我負指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兄絳
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迺封絳侯

景帝時爲太尉將兵破吳楚五年廼爲丞相後以爭立太子事上疎之謝病免相居無何坐買甲楯下廷尉獄不食五日歐血而死許負之言竟無毫髮之差非前定而何

出西漢

李固奇表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公侯之相也後果爲漢太尉漢太尉三公也

張裕撫鏡

蜀郡張裕善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其必以刑死未

類九

四

嘗不撲之于地後果被誅故劉孝標謂撫鏡知其將刑其兆發於前期信哉

蜀志

羊祜建功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旣而去莫知其所之祜後建平吳之策卒時年五十八後二歲而孫皓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因以剋定之功祭告祜廟以此而驗汶上老人之言則已素定於六十年前矣功名之際豈可僥倖

其或成哉，見晉史

周陶略同

周訪字士達家于廬江潯陽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得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後訪爲梁州刺史都督梁州諸軍年六十一卒侃爲荊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諸軍年七十六陳訓之言位皆方嶽上壽下壽皆驗矣以此知無一而不前定也

晉史

馮婁共見

類九

五

唐婁師德爲揚州江陽尉馮元常亦爲尉共見張同藏同藏曰二君俱貴馮位不如婁馮唯取錢多卽官益進婁若取一錢官卽敗後馮爲浚儀尉多肆慘虐又緣取錢事云以爲清強位至尚書左丞婁終不敢取一錢位至納言家極貧匱以此知官之崇卑家之貧富皆前定不虛也

出朝野僉載

欣泰傷額

張欣泰字義亭竟陵人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才三十後忽屋梁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之

相矣然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焉後果爲雍州刺史
年三十六而卒

出南史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
貌甚善須少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因醉墜馬鬢前
小傷昭達喜問相者曰猶未也及侯景之亂爲流矢
所中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必富貴及
景平陳文帝委以將帥恩寵超於儕輩後爲開府儀
同三司

出南史

類九

六

沈攸乘舟

沈攸之字洪先吳興武康人初賤時與吳郡孫超之
全景文共乘一小舡出都三人其上埭岸有一人止
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此相者
曰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爲郢荆二州超之廣
州景文南豫州刺史皆如其言大抵富貴貧賤皆注
定於稟生之初而形於相貌之外惟精於術者始得
而知之許劭嘗云懸絲於牖望之百日則其絲久而
愈大又懸五彩絲望之日日久而顏色愈明然後可

以觀人之形氣今之偷妄輩求衣食妄言人之形神禍福安足信哉

出南史

安仁封侯

李安仁蘭陵人也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明帝嘗目安仁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後齊祖卽位安仁爲中領軍封康侯國家密事上唯與安仁議論武帝卽位加侍中富貴極于一時自致榮寵如相者之言其後安仁欲尋相者竟不知此人所在豈神靈托相以告之耶

南史

類九

七

管輅不達

管輅字公明嘗自謂其背無三甲腹有三壬非貴壽相後果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梁武帝嘗與諸名賢歎其奇才而位不達劉孝標謂士之窮達莫非命也乃作辨命論以述其旨曰世固有高才而無貴仕饜饜而居大位者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

出文選

建平術驗

朱建平沛國人善相術魏太祖召爲郎文帝爲五官將坐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壽又令徧相眾賓建平

曰將軍壽八十至四十當有厄謂夏侯威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亦有厄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子藩國至五十七必厄於兵宜防之後文帝至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晷設酒曰吾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及罷客後合暝疾動夜半卒璩六十一爲侍

類九

八

中直省內歛見白狗問之眾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急游觀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一何妙哉

出三國志

天綱術驗

袁天綱成都人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蘭臺學堂全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就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而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淹果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爲右武

率武德中俱流雋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三品
難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困
見岑文本曰眉過目文才振海內雖得三品恐是損
壽之兆文本後果至中書令尋卒見竇軌曰後十年
且顯立功在梁益軌後果爲益州行臺僕射見房元
齡李審素曰房大富貴李欲得五品卽從房求之李
不信之後房爲宰相李爲起居舍人房卒言於帝以
五品官贈之武后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必生貴子
乃見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人也見韓國夫人曰

類九

九

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抱以見給曰男天綱視之
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見張行
成馬周曰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壽不長也
張晚得官位宰相高士廉謂曰君後得何官天綱曰
自知相祿已絕不合更有及夏四月數盡如期而卒
其精微不可具紀同時有張憬藏者技與天綱埒

憬藏術驗

張憬藏長杜人也太子詹事蔣儼有所問答曰公厄
在三尺土下盡六年而貴位刺史無有祿矣儼使高

麗囚居士室六年還爲蒲州刺史歲如期召掾史妻
子告當死俄詔聽致仕劉仁軌與靖賢請占答曰劉
當五品而譴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法當客死仁軌
爲尚書僕射賢曰我三子皆富田宅何客死俄三子
盡喪鬻田宅寄死友家魏元忠往見之久不答乃大
怒曰窮通貧賤自屬蒼蒼何預君耶拂衣去憬藏遠
追還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姚崇李迥秀杜景
佺從之游憬藏曰三人皆宰相姚最貴裴光庭當國
憬藏以紙大署台字後數日貶台州其驗甚多不可

類九

十

盡載至明皇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壽夭

晉書之梁鳳術驗

三人皆宰相姚最貴裴光庭當國

裴冕爲河西留後梁鳳言不半載兵起君當以御史
除宰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
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安祿山反冕以御史中
丞召問以三日答曰雒日卽滅蜀日不能久朔方日
愈明肅宗卽位而冕遂相又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
大怖乃得謹責驛吏榜之吏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
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毀服給謁鳳不許二人

語以情鳳曰李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後揆已相乃擢盧吏部郎中夫自漢至唐能以相技顯於世者如前數子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藝故備錄之以爲浮躁銜露者之戒西漢文相李廣命陳
顯晉祿山異聞言皇朝晉父微賈盡之
唐明皇朝退召祿山陞殿用銀裹小杔子賜坐清問甚久方令引退肅宗因暇陳曰自古正殿人臣不可坐陛下縱愛之但加之祿秩賜之金帛可矣明皇不答異日朝退又召祿山賜坐肅宗乃懷疏伏於寢殿

類九

十一

青蒲上曰臣於家與陛下父子也於朝與陛下君臣也至親切無如君臣父子矣臣嘗言正殿人臣不可坐陛下今召祿山賜坐金口詢問移時方使去是臣言無所用且臣位爲太子更欲何圖若坐視朝廷之禮有所不正而不言是臣陷君父於有過之地則臣之不忠不孝之罪可知也因泣涕交下玄宗遽命引起辟去左右撫其背曰是非吾兒所能知也此胡有奇相吾以此厭之也肅宗曰若然則何不殺之玄宗曰殺假恐生真肅宗乃還東宮私念默求計以殺之

一日召祿山飲乃先教宮人曰若吾索壽酒汝當進
鳩祿山至酒數行肅宗曰將軍與吾家親逾骨肉義
極君臣然將軍亦謹厚吾頗喜也今日願與將軍爲
壽乃命左右進壽盃祿山舉之將飲適會鷲啣泥墮
盃中祿山乃不飲復置盃於坐起曰臣蒙殿下賜酒
已醉乃再拜而去初祿山生於南陽李筌爲鄧州刺
史嘗夜見東南有異氣明旦呼吏詢其所乃得牧羊
胡婦之子筌見之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曰
不可此胡雛必於國爲盜古有之殺假恐生眞矣

類九

三

姚崇甚貴

陝州刺史王當有女甚愛之集州縣文武官令善相
者擇婿相者曰此無貴婿惟識果毅姚某者有貴子
可嫁之終必得力當從其言遂嫁之時人咸笑焉乃
元崇也時年二十二好獵都未知書嘗詣一親表飲
遂遇相者謂之曰公甚貴異日必爲宰相歸以告其
母母勸令讀書崇遂割放鷹鷂折節學仕爲孝敬挽
郎舉下筆成章後爲同州刺史先天二年明皇講武
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外者詣行在帝

密召崇既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以鷹犬爲樂遇相者令無自棄今猶能之帝喜乃咨天下事哀哀不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乃說帝十事而後輔政爲開元名宰昔日嘗云龍犀曰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觀諸姚崇輩以驗相者之言無一而不應孰謂相之可非乎

出唐史

景融坐廳

陸景融爲新鄭令有客相之曰公從今三十年當爲此州刺史然於法曹廳上坐陸公不信時陸公記法

類九

三

曹廳有桐樹後三十年果爲鄭州刺史所坐廳前有桐樹因問之乃云此廳本是法曹廳往年刺史嫌宅窄遂通法曹廳爲刺史廳乃知昔日之言方應

出定命錄

艾穎登第

艾穎侍郎少貢入京途逢一叟曰子相甚貴當登第授以書一策乃左氏穎異而孰讀之及禮部試鑄鼎象物賦出所授書穎喜甚援筆立成若有相之者果

登第致甲科

出灑水燕言

錢鏐非常

錢鏐臨安人少有大志縣錄事鍾起諸子與鏐善而起常禁之豫章有術者言斗牛間有王氣乃遊錢塘以相法求其人鍾起與術者善乃召縣豪令視之皆言其非一日起諸子與鏐會而術者適來望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乃召鏐使熟視之術者曰君之貴必因此人乃慰而遣之自是起頗厚待於鏐時時賑其窮乏後鏐王錢塘宴父老于里中山林皆覆以錦繡起父子並列貴仕焉

出詹珍遺史

愚開桂南新官

張相夢應

類九

西

張商英元祐丁卯二月夢遊五臺山金剛窟平生耳目所不接想慮所不到覺而異之時爲開封府推官以告同舍林材中材中戲曰天覺其官并門乎後五月商英果除河東提點刑獄公事材中曰前夢已驗勉矣行焉人生事事預定何可逃也八月至部十一月卽詣金剛窟驗所見者皆與夢合信乎材中之言人事之預定矣

出無盡居士清話傳

續彙命題之書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九事驗跡諸子與鏐善而

